



三敬香茶

群众出版社

I 247.8

10514

25

52

三 敬 香 茶

漆 新 传 等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交民巷1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书号(总)227(文)141 开本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50}$ 印张 $1 \frac{6}{50}$

1965年12月第1版 196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21千字 印数00001—50,300册

定价(4)0.11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，共收入《三敬香茶》
《父子民兵智擒匪特》故事两篇。

《三敬香茶》通过对两个生产队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的叙述，塑造了一个大公无私，时刻关心集体，坚决与本位主义、自私自利等资本主义思想行为作斗争的农村妇女形象；《父子民兵智擒匪特》通过渔民父子三人赤手空拳，活捉美蒋武装特务的故事，表现了我沿海民兵的高度警惕性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。

作品生动感人，既可以阅读，也可以供故事员讲说。

三敬香茶·····漆薪传 1

父子民兵智擒匪特·····莫义同 33

三 敬 香 茶

漆 薪 传

县里举行故事会讲，秀山生产队的故事员田菊英，讲了一个叫《三敬香茶》的故事。这故事讲的是她家嫂子的事，也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蛮有意思。现在我就把田菊英讲的这个故事，原原本本讲给大家听听。

第一回 李雪梅秀山扎根带头引路 建钟公深情厚意一敬香茶

我家嫂子姓李，名叫雪梅，实年二十七，虚年二十八，结实的身体，长得不高不矮，圆圆的脸，总是笑盈盈的，真叫人看了就喜欢。

她人样长得好倒在其次，頂出色的还是她思想好，劳动好。以前，爹常说我劳动还不错，可嫂子过門以后，他看看比比，就常说我做人事，都比不上嫂子一只脚。說来也对，我就是心悅誠服接受这个批評，从心底里敬佩这个嫂嫂。

嫂子的娘家是紅旗生产队，就在山下，跟我們秀山村只隔一道岭，一条沟，可人家却是县里鼎鼎有名的先进生产队。嫂子沒嫁过来以前，是紅旗队的队长。哥哥跟嫂子談恋爱的时候，爹就耽心这門婚事成不了：誰会有福不享，到穷山沟来吃苦？沒多久，哥哥又参軍走了，我的一个远房叔叔田貴全，是个富裕中农，是个会划算，有心眼的人，他就常跟我爹說：“厚生哥，你这媳妇我看是天上的云，山頂上的雾啊，抓不着，摸不透，到头来，終久是个‘吹’字……。”

可是，海水不可用斗量，事实证明，爹这是瞎耽心，貴全叔的风凉話也沒着边。前年，哥哥从部队回来跟嫂子結了婚，嫂子就从紅旗队搬进了穷山沟。不久，她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

記兼我們生产队的队长，做了我們山里人！一过来，她就領導大家办了三件轰动全村的事。第一件：寒冬腊月，发动全队社員，挑了三万多担塘泥，改造了二十亩铁脚板田^①；第二件：糾正了忽視农业的偏向，集中力量大搞农业生产；第三件：想办法，找門路，下山开了几亩沙地，种上花生。在她的帶領下，不到一年工夫，我們这个穷山沟第一次可以卖余粮了。日子越过越有奔头，山里人打心眼里高兴！可是，就在这节骨眼上，爹和嫂子俩却竟然鬧起意見来啦。爹是生产队副队长，这一鬧，就不是家庭糾紛啦。

怎么鬧的，听我道来。事情发生在十二月十四号，不偏不倚，这天正是嫂子結婚一周年。那陣子，公社的比学赶帮超运动正搞得热火朝天。嫂子的娘家——紅旗生产队又向全公社各生产队发出了挑战书，說明年要再鼓干劲，使各項农作物再增产两成。好家伙！战书一发出，噼哩啪啦，几十个生产队就响应了。往年，我

① 铁脚板田——指土质很硬、不易生长农作物的田。

們秀山队家底太薄，生产老跃不上去，逢到什么竞赛运动，总是不吭一声，靠边一站的。可今年不同啦，今年我們生产有了起色，紅旗队一挑战，社員們都磨拳擦掌，再也沉不住气了。这时，嫂子正好到公社开会，还没回来，大家便三个一起，五个一伙，一天到晚围着爹打轉轉，爹呢，倒也跃跃欲試，有心想跟紅旗队应战，可 he 一向是个稳重人，遇事沒有把握，不轻易行动。他总觉得我們队的增产措施还不落实，虽然嫂子去开会前，队里已訂下了今冬明春要修牛栏和再去开荒的計劃，但爹认为这些措施，还不足以保证明年农业增产两成；何况，开荒化人力，又化資金，买肥料就得不少錢，爹怕开荒开得太多，头两年影响社員的分紅收入，因此上，尽管社員一再來探問，他把这个应战的事，一直拖到十二月十四号，还下不了最后的决心。

这一天，公社开完了会。社員們知道嫂子就要回来了，一早上，他們就三三五五來串門。这个想来問問，跟紅旗生产队应战的事，到底还应不应，雪梅能不能下决心；那个想来

問問，雪梅在公社开的是什会，明年的生产怎样搞。社員来了不少。中午，队里的老貧农，老积极建钟公公也来了。他除了来問应战的事和开会的事，另外还有一件事。他跟爹說，队里几个老貧农商量好了，說趁今天雪梅回来，由他代表大家，来敬雪梅一杯香茶，祝賀她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秀山人。

什么，敬一杯香茶？对。諸位有所不知，原来我們秀山有个风俗习惯，凡是尊敬的、信得过的客人，来到我們秀山，我們都要敬一杯香茶。那些从外面搬到秀山来住的人，只要大家认为他心眼实，行得正，不偏私，称得上个秀山人，那也要选个日子，敬給他一杯香茶。这香茶啊，茶倒是普通的茶，不过在茶里加泡一点白菊花或者对对紅罢了；但是敬这种茶的时候，那可熱鬧啦，敬茶的时候要打鑼，敬茶的人要披紅挂彩，有时候，年轻人还唱起山歌跟在后面，就象办喜事一样。不过，喝这杯茶，可不容易，我們秀山人說得好：认清一只麻雀十天半月就可以，看清一个人可得三年五載。現在 嫂子到秀山 来只一年，大家就这样信任

她，真叫人心里高兴。爹呢，也挺高兴，笑嘻嘻的。不过他什么事都要求个稳重，他对建钟公公说：“这敬茶的事，就过阵子也不迟嘛！”我一听就急了，我说：“爹，你莫不是还怕嫂子成不了秀山人！”爹喝了我一声：“傻妹子，多嘴，我是怕你嫂子受不起！”建钟公公说：“放心，受得起的。这样的人我们还会看不准吗？！我准备去啦！”

建钟公公刚跨出门，我那个远房叔叔田贵全就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也是为了敬香茶的事？不，他是挑了一担牛吃的薯藤经过我家，又顺便来对队长说几句好话的。他讲起话来有句口头禅，开口一个“不瞞你說”，闭口一个“不瞞你說”，所以社员背后都叫他“不瞞你說”。他走到我家门口，就放下了担子。爹一看，就不满意地说：“贵全，黄牛婆才生小牛，怎么尽煮薯藤做饲料？这耕牛……。”贵全抓了抓头，笑嘻嘻地打断了爹的话：“队长，说对啦，不瞞你說，我就建议煮点豆子，可管理员、饲养员都说用完了。”“用完了？”爹对我说：“好，菊英，把我们家那几升豆子让贵全带去！”我照爹的吩咐，把豆子交给了贵全。贵全对爹说：“厚生哥，

这不好吧，不瞞你說，这私人的豆子，喂集体的牛……。”爹答道：“你这个人啊，什么都‘私’字当头……”貴全連忙截断了爹的話，嘻嘻嘻嘻地說道：“厚生哥，都要象你，我們这秀山早就出头啦！”他边說边摸出烟管，在門檻上坐了下来，“队长，你說得对，将心比心，将人比己，我确实硬是矮了你半截子。”他滾着眼珠，打斜里看看我爹，又說道：“不过，队长，你也不要把我看扁了。不瞞你說，这回我們秀山还不跟紅旗队应战，我心里可也不服。”爹說：“你也不服？”“不服！”爹說：“等雪梅回来，我們再合計合計，找到增产門路就应战嘛。”貴全应道：“是，是，不过壮士无刀不勇，猎人无犬不行，……嘿嘿，队长，不瞞你說，这增产門路，依我看啊……你是有好路不走，有好馬不騎啊！”爹一听，眼睛都睜大了，站起来拉着他的手問：“什么路？”貴全說：“路在脚底下！”爹接着又問：“什么嘛？”貴全把手向山上一指說：“在秀山窝。”爹問：“当真？”貴全答：“不假！”爹見他回得这样斬釘截铁，不由地脸上浮上了笑，向貴全順手递过一张小竹椅，叫他坐下，把增产的路子說出来。

原来，貴全是看中嫂子領着大家改造的山窝里那二十亩铁脚板田了。他說，那地背风向阳，土燥，我們又下了这么多肥料，种烟叶硬吃价^①。爹說：“我們要这么多烟叶做什么？烟叶我們不是已经种了五亩了，再多种，不要影响粮食生产？”貴全笑着說：“老哥，烟叶你怕多，錢可不怕多啊！把烟叶拿出去卖了，不等于請



来个財神爷嘛！烟叶的卖价又高，不瞞你說，城里我人眼熟，卖出去方便，不会吃亏。”爹說：“我們庄稼人可不能去做买卖！”貴全說：“哎呀呀，老哥，

① 硬吃价——吃讀qia，即硬是值价或吃香的意思。

这哪里是做买卖！我說了半天，你还不清楚！卖了烟叶，买化肥也好，买农具也好，添耕牛也好，开荒的資金綽綽有余，这还不是为了粮食生产，还不是为了跟紅旗队竞赛，捏住紅旗队的尾巴！什么都得先有錢才行啊！”后来，他还提議把队里多出来的两百多斤花生种子分給社員过年，他說：“这个紅旗队沒有，我們吃了，讓他們大人小孩眼紅去。”就这样，他左一句，右一句，把我爹說了个迷迷糊糊。爹心里盘算着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就是不知我家雪梅同意不同意？”貴全在一旁看了爹这种神气，就冷笑地說：“雪梅支书硬吃价。不瞞你說，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。这样咯对秀山队有利的好事情，她怎么会不同意哩！”爹一听这話，抬眼看了看他。“也是啊！”爹把烟管在地上一敲，站起来說：“貴全，我看，你这一趟的主意倒算不錯，要得，合我們队的譜！等雪梅回来，我們就跟紅旗队下战书去！”

这里貴全笑得合不攏嘴地走了。嫂子跟脚就回来了。和嫂子同路来的还有她的妹妹，紅旗生产队副队长李紅蓮。紅蓮因为回家心切，沒进我家的屋。她站在我家門口，临走时拉着

嫂子的手說：“姐姐，換那二十畝地須得和你們隊里社員商量商量啊，不要使你個人作難！”嫂子笑着說：“當然要和大家商量。不過只要做的正確，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，個人作點難也不怕什麼！”紅蓮拍着手，高興地說：“對啦，我要的就是你這句話！”她一邊走一邊回頭說：“姐姐，你看，你們這些油菜可要追肥啦！”嫂子說：“是啊，只是人手少，一時分配不來。”

嫂子一進門，放下行李，我就拉着她，要她把會上的喜事告訴我。爹拿煙管點點我的腦袋，笑着說：“你呀，就不曉得先把隊上的喜事說給你嫂子听听。”“對啦，”我跟嫂子說，“嫂子，我們要跟紅旗隊下應戰書啦！”嫂子一听，高興得跳了起來：“爹，增產的門路找到了？”爹答道：“雪梅，找是找到了。”“什麼門路？”爹把嫂子叫到門外，用煙管往前面一指說：“你看那邊窩里——”“瘦田二十畝。”爹又問：“田地瘦不瘦？”嫂子答道：“得看管不管？”爹把煙管在手掌心里一敲，說：“對啦，田有四個角，全靠人來作。只要手勤工夫深，石頭上也能長出谷。雪梅，這二十畝地，可有大用啦！”嫂子睜大了眼

說：“爹，我也看中了这二十亩地。公社說，这地，要翻身啦！”爹咧开嘴笑了：“你也这样想，跟公社說了？好啊！雪梅，你真是喝过山里的清泉水，唱的是山里人的歌。”嫂子說：“爹，把这二十亩地換給紅旗队修水庫，你同意了？”这真是晴天一个大霹靂！原来嫂子想的和爹說的不是一碼事。爹惊异地說：“什么，把地換給紅旗队？不，我是說种烟叶！”嫂子一楞，問：“什么，种烟叶？”爹說：“对。这样可以增加更多的收入。”嫂子一下子沒摸着头脑，一双眼直楞楞地望着我，一直到我把貴全叔和爹想种烟叶去卖的事，一五一十全告訴了她，她这才明白过来。她連忙搬了个凳子坐在爹身旁，說：“爹，这回公社开会，可是个跃进会，穷队要增产，富队也要增产。公社研究，为了根治紅旗队的旱灾，让紅旗队全部改种双季，所以要我們把这二十亩地換給他們，修个秀山窝水庫。水庫修好了，紅旗队受益，别的队也受益，这可是关系全公社的大事啊！”不想，爹听了却冷冷地說：“他們修水庫是他們的事，我管不着，可为什么偏要修到秀山来？！”嫂子解释道：“爹，你晓

得，只有这个山窝地段最合适。他們說，用好地換！”我也从一旁劝着爹：“爹，修水庫，對我們也有好处。”爹一听，可火了：“算了吧，我不想沾这个光。吃人家的山珍海味，不如吃自己的粗菜淡飯香。雪梅啊，我們队背了一輩子黑鍋，走出去比人矮半截，現在才弄出点眉目来，正好加把劲，赶上人家！”嫂子說：“爹，赶上人家得从正道上來赶！千条万条，粮食是第一条，我們还得爭貢獻，向国家繳公粮、卖余粮。何况，那二十亩地在山窝里，排水不方便，雨水一大，容易积水，种烟叶也还得考虑！”爹說：“远的不要讲，眼下是我們正要跟紅旗队竞赛啊！”嫂子說：“爹，竞赛就是竞赛比学赶帮超，这里面不有个帮字嘛！”爹一听这话，就生气地站了起来，大声說：“帮，是帮穷不帮富，你怎么专门想帮富。你也得多为秀山想想嘛！”他气呼呼地背着手走了几步，突然，对着嫂子，指着屋背后的竹子問：“那是什么？”嫂子答：“秀山的竹子。”爹說：“你看，它們有向外弯的嗎？”嫂子迷糊地望着爹，問：“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爹答道：“来到了这山窝里，心，可就